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〇・經部・春秋類

左氏春秋集說十卷

〔清〕朱鶴齡輯

春秋凡例二卷

〔明〕王

樵輯

〔清〕朱鶴齡參

一

左傳經世鈔二十三卷

〔清〕魏

禧撰

〔清〕彭家屏參訂

二八五

2265/10

經部

道光己酉新鐫

左氏春秋集說

強恕堂藏板

讀春秋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顛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擾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賊有懷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

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皆無益於春秋者也夫春秋經世之書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久假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二

卷之四

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率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遷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鼎暴暴大小相朝強弱相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騷蕭灑露是諸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三

卷之五

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所以接詩亡之後也文宣而下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賓爲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渙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衍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渙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難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渙梁難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將亦牽連而名之鞏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

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屬閭之徒以名見者乃為
表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
也夫此數君者將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况其
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日書人為貶則
豈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
南蒯弗徂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
墜叔書墜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
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墜
費墜邱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
春秋者以為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得
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既出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
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竊之者
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然十人而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竊
之者一人以一人而併千金則是疑于主人也權之散臣悖于主權
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關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
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有所屬隨之
屯日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
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為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
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

羣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
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
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
其庭天子黼屨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僅然受
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步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
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
之羣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擄斥中
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權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
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聖人以諸侯授
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諸侯既已盡折而入于齊晉矣聖人不能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聖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權而授之以益其偏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
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
知禮樂征伐之出于桓文也其為有違耶其為無違耶桓文之嚴其
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
倒持也其分則陵上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
矣况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乘亂滅諸國滅遂
本以自肥執曹界宋為禍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之心而文至
於請隧以葬此其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
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顧論功也而春秋者顧以明
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

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需熊爲姬文師而秦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遵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倣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刑遷于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荆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踴躍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六

左氏春秋集說

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荆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得中國之始春秋書次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七

左氏春秋集說

春秋者乃日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魯會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圍盟蓋諸侯猶備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左氏春秋集說

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弑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止於弑三十六君之人已耶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弑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左氏春秋集說

讀法

八

八

左氏春秋集說 序

左氏春秋集說序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治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薨子乘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麇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

左氏春秋集說

序

一

五

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概自史法言之尙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子之純乎惡者吾

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紕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紕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紕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盡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嚴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

左氏春秋集說

序

二
川卷九

與義即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發明哉余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註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冀凡數易疾寒暑胸不停書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列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于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愚恭朱鶴齡序

左氏春秋集說附記 十二則

左氏傳經獨詳史事且在公羊穀梁之先故經文專據之而參以公穀傳文不能全載今節畧其事跡于經文之下然後引用注疏諸家之說此做黃東發日鈔體也

公穀之說多迂謬不可取其善者杜氏左注頗採用之尚有事實可補左氏所未詳者今具從節錄

杜氏注經可謂詳矣然中多疎誤今載之而加以辨正其悖義者直削之疏文有發明則錄

三傳之後惟啖叔佐助趙伯循匡陸伯冲淳三家可謂通經訂正三傳得失為輯傳辨疑纂例條理秩然今多引其說

左氏春秋集說

附記

一
◎卷九

胡文定傳專重復讐討賊不可謂無功世教然其立論頗多迂濶而穿鑿者朱子嘗云文定解經不求義理明白却多使故事大與時文答策相似今以制科所尚家有其書故節取僅十之一二

臨江張元德治為朱子高弟所著春秋集注十一卷洪武初詔與胡傳並頒學官合三傳為五今人罕見其書西亭王孫嘗刻之藩府其注較之胡氏頗為平正余志在表微故采之獨多

以傳考經之事實以經別傳之真偽此伊川程子讀春秋法也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于此經雖未及撰著而其平日論說大義時時見於文集余此書趣舍一以程朱為宗

劉原父微權衡以辨誤為功陳君舉傳長後傳以不書立義皆有功

春秋者吳臨川澄之纂言汪新安克寬之纂疏李廬陵康之會通尤能闡釋微指他若劉質夫綸許襄陵翰孫明復復高息齋閔王彥光呂永嘉大圭家則堂鉉翁黃楚望澤皆有論著大全去取未必悉當今擇其善者筆之

葉石林夢得趙木訥鵬飛戴岷隱溪黃東發震諸家說春秋多先儒未發而大全不之載則纂修諸公之呈漏也余從黃氏日鈔得之亟為采入

有明三百年趙子常汾邵國賢寶季彭山本姜廷善寶朱西亭曉王方麓德皆有成書而子常方麓為最余于二公之學極力表章庶為此經一開生面

左氏春秋集說 附記 二 九九八

林義長注釋並無足觀坊刻竟以合杜注混殺久矣今盡汰之而間存數語所載陳氏解經之說仍為標出

陸氏纂例具見春秋綱領方麓所輯凡例全采用之余更參以子常之說時附鄰見于後學者先觀此則全經燦如矣

春秋凡例卷之上

即位第一

啖氏助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為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昨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凡先

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穀梁云繼正即位正也此說是也凡先

襄昭哀五公是凡先若遇弒則嗣子廢即位之禮不忍穀梁云繼弒君不言

即位正也此說是也莊閔僖凡繼弒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謂桓

公繼弒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公羊謂宣公繼弒君而行即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位其意也殺子赤而有其位位公言此意二說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為之說云莊

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

出故公出復入不書諱故也左氏以為閔公弒後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諱此故無僖公

之文夫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殺其情若何不與其

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

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

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

公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

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

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志在繫臣民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卽位猶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論按公羊所言乃古君喪諒陰三年不言之禮也至春秋時此禮不行久矣胡氏安國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畢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于是改元著新君卽位之始宜也卽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三

咸無焉則不書卽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卽位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欲立長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不敢死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叔壽受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伐之則褒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

將墜而不行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禮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所謂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萬世之大倫定矣卽位謹始之義終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褒貶所在恐非聖人之意如書卽位者是當君行卽位之禮繼故不書卽位者是不行卽位之禮其爲攝也爲亂先君之不以道終也皆不可知但是不行其禮則不書爾若桓公之書卽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卽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三

位之禮爾以不祧自居隱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常而行卽位其他崩薨卒葬亦無甚意義

告月親朔第二

趙氏匡曰天子嘗以今年冬頒明年正朔于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故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孔氏穎達曰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謂之告朔人君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僖五年傳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朔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亦謂之朝享周禮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告朔視

朔聽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爲之

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

正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襄時政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

朔自二月不視穀梁氏曰以公爲厭政甚矣

郊禘零社第三 望祭附

啖氏曰凡祭常事多不書失禮及非常乃書 胡氏安國曰春秋欲

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因其失禮

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以昭鑒戒 趙步曰公羊傳時祭常事

不書時田常事不書與左傳凡祀過則書合蓋祭與田皆有常時常

禮書之則不勝書也穀梁亦發親迎恒事不志之例未嘗汎及他事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四

〇〇〇〇

近代說者遂以一經所書皆爲非常而常事不書則求之太過又非

二傳之失

郊

家語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

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

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公羊

氏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

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所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夏小正正月啟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爲正

繫爲二月節 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

也三卜禮也 言三卜雖禮而過時不敬故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公羊氏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

三 哀元年饑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曰郊自

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

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

用者也 在成十 七年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僖三十一年 五卜強也 十

年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

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啖趙

二氏謂當以二月下辛 周二月夏卜三月上辛 夏正月 不吉則卜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五

〇〇〇〇

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 啖氏曰養牲必在滿三月故自周之十月

二月下旬卜 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

三月上旬也 所謂吉事先近日也魯之郊周公故也不于日至避

王室也卜用夏正農耕之始也比甸而卜之遠怠慢也必更三旬

禮盡于三也且郊之月輝矣 此月日盡非農耕之始既耕不可復

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公彥疏冬至夏至正月郊天等

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故仍卜日公羊云神嘗不卜郊何以卜

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

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氏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

卜帝牲不吉則振覆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惟具是

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未盡也雖日展而不能
敬也改卜牛雞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非有司之過則變異乃免牛免者殺之免牲者為之縹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
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日不郊免牛亦然全日性傷日牛未
郊可知故哀元年饕餮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氏
日以六月上甲始戊牲具新十月上甲始繁牲十一月十二月雖
有變不道也以不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右郊
春秋書郊九皆卜不吉失時牛災則書之

廟時祭
禘祫

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六

享先王春物初生未有以享以祠為主故曰祠夏物未成用薄物以
祭故曰禴秋物漸成以薦新為主故曰嘗冬物畢成可進者
日烝 啖氏助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
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
羊云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日烝常事不書此說皆是 王制天
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禴秋曰嘗冬日烝天子禴特禴禴
禴嘗禴烝吳氏注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禴當為祠禴當為
禴禴二年胡傳云四時之祭或問春秋何無祠禴之祭趙氏曰春
秋中一書烝一書嘗兩書禴皆為失禮及有變故乃書爾于祠禴二
祭無他故所以不書 又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禴明諸侯不得
有也禴者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蓋于始祖廟

祭之而便以始祖配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襲其年
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
禘嘗是也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者周公所自出故此祭惟
得于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行于莊公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
公而不言莊公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按周六月夏之四月 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
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至可以有事于
諸侯曰禘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
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
以食此之謂禴論按程子此說與趙伯循不兼羣廟之主異然考之
大傳及毛詩小序則程說不易胡致堂吳幼清馬端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七

臨皆
主之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議五月 閏二年夏五月乙酉

吉禘于莊公趙說 傷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成風也

母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說逆 宣八年六月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議不廢 昭

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八叔弓卒志禮 定八年冬從

祀先公陽虎欲去三桓順 祀羣公而祈焉

趙氏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從物宜也周雖以建子為正至于祭禘
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
二年五月禘則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蓋用五月宣八年六月有

事于太廟卽夏之五月也周六月建巳今四月建巳若有故及日不吉卽用仲月
桓八年正月焉是也周正月建子今十一月仲冬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卽用季月
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卽夏之季冬也周二月建丑今十二月季冬經文並無
譏故但不失時卽非違禮嘆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用季月涉于
怠矣當以仲月爲嘉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分之節故也 楊氏復
曰鄭氏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
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愚始讀之意
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禘之說出于春
秋魯禮及緯書夫禘于緯書之傷不足責也謂出春秋魯禮者並無
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禘二事穿鑿附會文致其說而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八

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禘于太祖可也明年春禘于羣
廟果何據而云耶強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
年不合之數爾此其妄四也
按春秋時祭則書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祫
祭則書大事如文二年八月書大事于太廟是也
按禘祫本非二祭蓋一祭而異名天子曰禘諸侯曰祫上下之別
爾魯以周公故僭用周禮故春秋書禘而不書祫孔氏左傳疏已辨
之
趙氏曰凡祭而非者稱祭祭失禮則書祭名如大事于太廟
廟禘僖公之類是也 以本下者稱事祭非失禮爲下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九

趙氏曰凡祈禱曰零稱大國徧零也 程子曰諸侯零于境內之山
川爾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零零于上帝用盛樂也零歲之
常事不能皆書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零書之所以見
其非禮且志早也 樵按大零程子說是
桓五年秋大零左氏曰書不時也凡祀啟發建寅而郊龍見建巳
而零過則書公羊氏曰大零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零
則早見言旱則零不見穀梁氏曰零得雨日零不得曰旱趙氏
曰穀梁說是
春秋書大零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月常祀不書 趙

曰零以首夏爲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零皆過也左氏釋大寧曰早也杜氏謂以別過零亦非左氏傳經先後詳畧本無義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早而爲過乎昭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零釋曰早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零謂非早甚可乎乃獨以爲過何也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文十五年六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食不鼓吹氏助曰據左氏所說皆正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十 9901

趙游 曰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是也惟莊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惟正月建巳陰氣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則承季平子之失劉原父辨之云夏書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

望祭附

三正記曰郊之後必有望

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氏曰三望者何望祭也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口氏曰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乎類巡守而望因乎柴若諸侯則有望而已望不越境非所主者勿祭也魯僖天子之郊故亦于郊後而望又越望而祭及河海王制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僖三十一年宣三年成七年皆不郊而猶三望書之見其失之中又有失也

宗廟雜事

公羊氏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官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楹 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官

趙游 曰凡官廟有一定之制作主有一定之時已毀之廟不再立故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十 9905

十二公作主立官飾廟皆不書于策有司遵其時制而已莊公特飾廟廟以夸夫人踰諸侯祖廟之制文公欲躋僖公于十五月後作主失虞練易主之期季文子立毀廟以旌伐齊之功意如立毀廟以報不臣之禱此變禮踰制故書之飾官當月立官當日經于丹楹刻稱不月明不當以非禮加之官廟于立煬官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 若隱五年考仲子之官又不在此例

昏姻第四 太子生附

啖氏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趙氏曰男女之禮人倫之本也風教之始也先王謹之故春秋紀其闕

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期而圖昏公羊氏曰納幣不書親納幣非禮也穀梁氏曰納幣大夫之事也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議在喪國昏又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幣以國卿納他

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史以國卿納幣論制書

國來亦如之 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即

幣五請期六親迎即逆春秋獨書其二納幣以納幣方契成前三禮未結定

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王后 逆 歸 王女歸附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當卿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往逆公暨之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姬歸于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后歸不書必魯主昏而後書 先儒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無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

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即何莫敵之有乎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穀梁氏曰爲之中者歸之也言魯爲魯

居中間導成 趙氏曰敬王室也記其是以著其非天下之母當取之

之所以書 趙氏曰敬王室也記其是以著其非千諸侯其歸也當

能如此故記此則不書者皆譏也

內逆女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文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哀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出左氏曰卿不行非禮也穀梁以爲公

自行而成禮於齊 趙氏訪曰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穆姜

外逆女

隱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

主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越境逆婦非禮○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于叔姬自爲逆也公周齊得立齊而昏之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樵按內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

同則志此與其他昏禮常事不書書則著禮之失者固不同

內女歸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

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 二十五年夏伯姬歸于杞 僖十

五年秋季姬歸于鄒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公發云婦人謂嫁曰歸凡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以尊卑敵爲之

服也

夫人至

桓三年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文姜也公親受之于齊侯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

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謂言入言日難也夫人與公有所要而後入杜氏日以孟在故 宣元年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穆姜也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齊姜也

啖氏曰凡夫人初至皆書告于廟也 諭按凡稱婦皆有姑之辭

不書氏者妾姑也昭公娶吳孟子不書至娶同姓不告廟也襄公定

公哀公並不迎夫人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美非初逆之至不入此例

夫人會齊如歸

莊二年冬十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四年春二月夫人姜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古

9345

氏饗齊侯于祝邱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七年春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夏夫人姜氏

如齊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以上俱文姜 僖十七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下聲姜也以僖公見止故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出

杜氏曰歸寧從左氏例也論按臨川吳氏考出姜乃齊昭公女是處為昭公十五年則書如非取辭趙伯循謂無父母而歸卒故

日如諱之也蓋太 十八年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襄仲殺

啖氏曰凡夫人行皆書比于公也

內女來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莊公女歸寧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惠公病以其子托魯 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為其子來逆交讎之 二十

八年秋杞伯姬來譏無父母而歸 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宣五

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

趙訪曰內女來歸不書必有故而後書

內女出 文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君舍之母 宣十六年秋鄒

伯姬來歸 成五年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曰來

歸大其事也鄭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

昏姻雜事

左氏春秋集說

凡例上

五

9345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下室踰竟非禮 莊元年夏單伯

送王姬主警昏故書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逆事起本 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

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入義見前用幣非禮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使大夫致使卿非禮 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

人來媵俱媵宋伯姬異姓來媵非禮

太子生附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啖氏曰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莊公是嫡夫人之

子又接以太子生之禮故書趙氏臣曰太子生多矣易為書子同禮